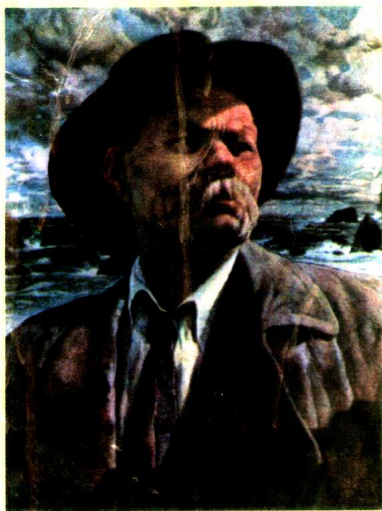


世界经典名著系列

世界名著宝库



母亲

延边人民出版社

世界名著宝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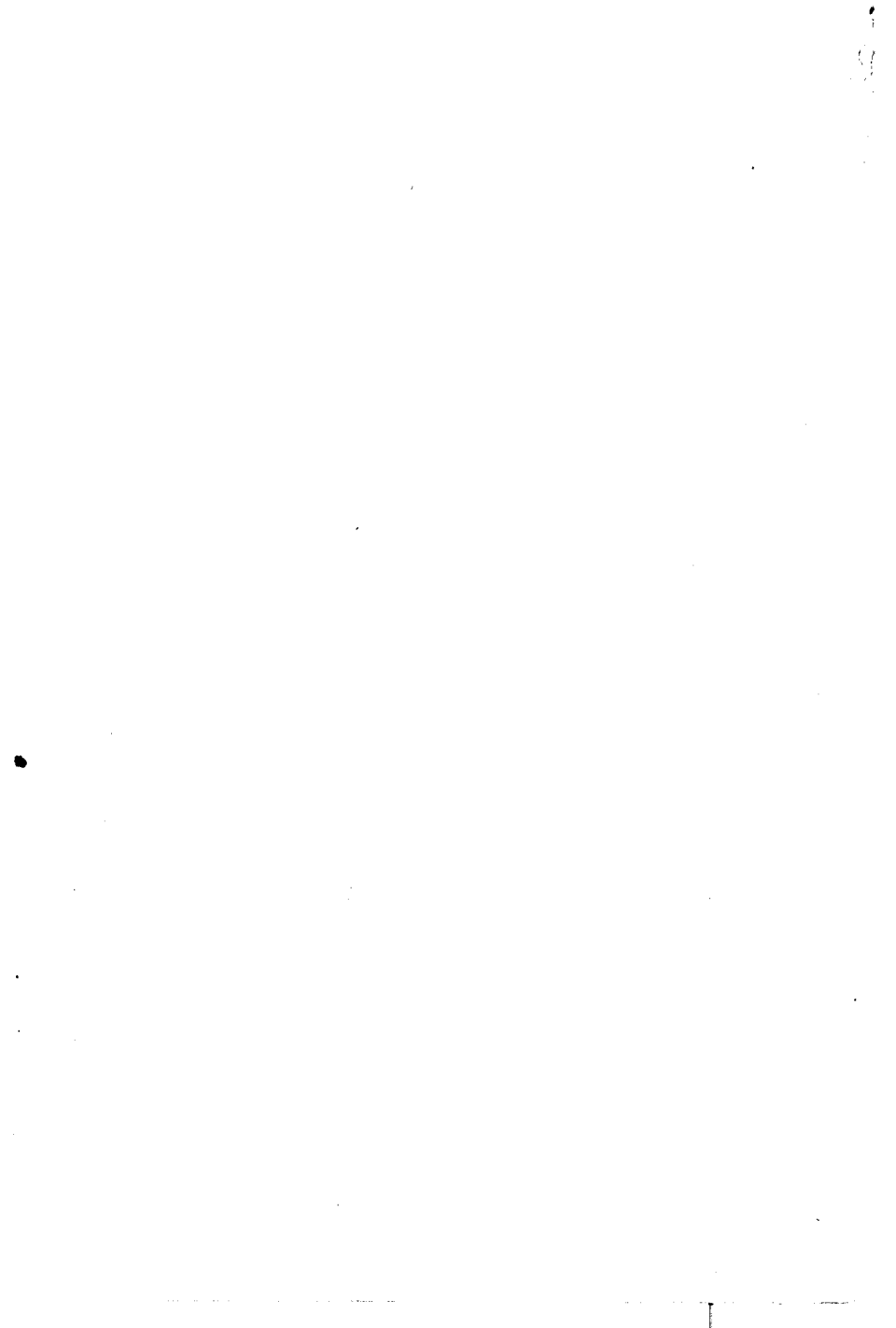
第十八卷

母 亲

〔苏联〕马克西姆·高尔基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

第一部



1

每天，在郊区充满煤烟和油臭的工人区的上空，当工厂的汽笛震颤着吼叫起来的时候，那些在睡梦中还没有得以使疲劳的筋骨完全恢复的人们，满脸阴郁的，就好似受惊的蟑螂，从那些简陋矮小的灰色房子里走到街上。他们沿着没有铺砌的道路，在寒冷的微光里，顺着工厂中那一座座高大的鸟笼般的石头房子走去。在那里，工厂正睁开几十只油腻的四方眼睛，照亮泥泞的道路，摆出一副冷漠自信的样子等着他们。泥泞的路在脚下扑哧扑哧地响着，时不时响出嘶哑的说梦话似的叫喊声，粗野的叫骂恶狠狠地打破了宁静的凌晨的天空，对于他们，扑面而来的却是另一种声响——机器笨重的轰隆声和蒸气的怒吼。高高的黑色烟囱，就一根很粗大的手杖耸立在城郊的上空，那颤抖的样子，肃然而阴沉。

太阳在傍晚时分落山了，它的血红的余光照在家家窗户玻璃上面，疲倦而又忧伤地闪耀着。工厂从它石头般的胸膛里，将这些人抛掷出来，好像投扔无用的矿渣一样。

他们，面孔被煤烟熏得很漆黑，嘴里露出饥饿的牙齿，沿着大街走着。这会儿，他们的说话声有点儿兴奋，甚至

是喜悦——一天的苦役已经做完了，晚饭和休息正在家里等着他们。

工厂吞食整整一天的时光，机器从人们的筋骨里榨取了它所需要的力量。一整日的时光就这样毫无踪影地从生活中消失了，他们却向自己的坟墓又走近了一步。可是，他们看着眼前的享受——烟雾弥漫的小酒馆里的歇息快乐——还是觉得满足。

每逢节假日他们睡到上午十点左右，然后，那些老诚持重、有家小的人们，换上了比较整齐的衣服去做弥撒。边走边骂着年轻人对宗教的漠不关心。从教堂回来以后，吃过了馅饼，就又躺下睡觉——一直睡到了傍晚。

成年的劳作，让正常的食欲遭到了破坏，为了能吃下饭去，他们便拼命地喝酒，叫伏特加强的灼热来刺激他们的胃口。

入夜以后，他们懒散地到街上逛荡。有穿套鞋的，即便天不下雨，也把套鞋穿上。有拿雨伞的，即使天上出着太阳，也把雨伞拿上。

他们相遇碰面的时候，总是说工厂，谈机器，骂工头——他们的所思所想所有的谈论，全都是和工作有关的事情。在这枯燥的千篇一律的日子里，拙笨而又无力的想法有时也会发出孤独的闪光。回到家就同老婆吵闹，常常是拳打脚踢。

年轻的则下酒馆，或轮流在各家举行晚会，他们拉起手风琴，唱着淫荡放肆的小曲，说些下流过瘾的话，跳舞，喝酒。劳累的人往往容易喝醉，醉了以后，满肚子无名的

火气，立刻就沸腾起来，寻找着暴发的机会。他们一旦有了这种可以发泄一气的时机，便抓住不放了，就如同一个溺水的人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般，哪怕是为了一丁点儿小事，也就像恶兽一般凶狠地撕打起来。往往是头破血流，有时打成了残废，甚至把人打死。

在他们日常交往中，最多的则是一触即发的怨恨，这种感情，同那不能得以恢复的筋骨上的疲劳一样地年深月久根深蒂固。这些人一生下来就从父亲那儿承袭了这种灵魂的疾病，它你黑影似的一直伴随他们从小到大走进坟墓。在一生中，是它叫他们做出很多令人生厌而又毫无意义的残酷勾当。

年轻人在休息日总是直至深夜才肯回家，他们之中，有的撕破了衣服，浑身上下沾满泥巴和灰土，脸上带着伤痕，幸灾乐祸地炫耀自己对同伴的殴打；有的则满心屈辱充满愤恨；有的灌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一副可怜相；有的委屈地挂着眼泪；有的则垂头丧气，看上去叫人很讨厌。

有时，也有些小伙子被他们的父母生拉硬拽地拖回家去。他们或者在什么酒馆里找到醉成烂泥的儿子，或者在路旁围墙跟下，立即破口大骂，抡起拳头照着那被伏特加灌软了的有气无力的儿子就狠命地揍，以后，把儿子带回去，好歹让他们将就到床上睡觉算是了事，因为在当汽笛如黑暗的洪水在空中流过来怒号不止的第二天早晨，还得叫醒他们去上工。

尽管他们很凶狠地打骂自己的儿子，可是在老年人看来，小伙子们的酗酒和打骂是完全合理的现象——因为这

班父辈们年轻的时候，也是一样地受他的父母的殴打。也是同样地酗酒和打架，生活从来都是一样的——它平缓的像一条混浊的河流似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不知流向了何方。他们的全部生活被那年深日久牢不可破的习惯所束缚，因此说他们之中没有人想改变目前这种生活。每天所做所想的大都是重复老一套。

有时候，也有些外地人来到这座城郊的工人区。

起初，他们只是因为他们是陌生人而受大家注意，后来，听他们说起他们以前工作的地方，稍微引发了人们一点表面上的兴趣。过了一些时候，那些新奇的东西便从他们身上消失了，于是大家就对他们习以为常了，他们就再也不引人注意了。听了这些人的话以后，他们知道了工人的生活在哪儿都是一样的。既然全都是这样——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然而有时候，陌生人说一些人们从未听过的工人区的新闻，大家也不同他辩论，只是半信半疑地听着。他们说的那些话，在人们心里引发了模糊不清的焦躁或在一些人们心里引起盲目的愤怒，在第三类人们心里，有一种对于朦胧事情的淡淡的期望，使他们感到不安。他们为着要驱散那种不必要的却足以妨碍他们的焦躁和不安，便索性喝下比平素更多的伏特加。

工人区的人们看出那些陌生人身上的奇特东西的时候，就牢记不忘了。他们对于这些与自己不一样的人，怀着一种本能的警戒。他们生怕这种人在他们生活中投掷某种东西，这种东西足以破坏他们虽然苦重却还平安的生活

常规。虽说无聊，可人们已经习惯忍受生活所给予他们的始终如一的力量压迫，他们并不希望什么较好的变化，他们觉得所有的改变只会加重压迫。

工人区的人们默默无语地离开了那些讲新奇事情的人。

倘若这些人不能和工人区单调的人群融合的话，那么，他们只好孤单地留在了工厂或再流浪到别的地方去了……

如此生活上五十年——人们就自然地死去了。

2

钳工米哈依尔·符拉索夫，他是个毛发浓重、脸色阴沉、眼睛细小的人；他一样是这样生活的，当他那双眼睛躲在浓眉底下看人的时候，经常带着猜疑的不怀好意的冷笑。他在工厂里技术数一数二，是工人区第一个大力士。他对上司态度粗暴，所以得到的工钱很少。他每当休息的日子总要打人。大家都不喜欢他，也怕他。时不时的，大家伙想要揍他，但总是不成。符拉索夫看见有人前来找茬的时候，他便攥上石头、木板或者铁片，宽宽地叉开两腿，毫不出声地等着待来犯之敌。他那张从眼到脖子全长满黑胡须的嘴脸和毛乎乎的双手，让大家伙感到可怕。尤其是他的眼睛，使人望而生畏——细小并且尖锐的眼睛，好像钢锥一般地刺人，凡是碰到他目光的人们，都会感到他那般无所畏惧、毫不留情的野兽般的劲头样儿。

“给我滚开！孬种！”他低声怒骂。从他满脸的毛须里面露出又大又黄的牙齿。本想着要揍他的人们便又怯生生地回骂着走开了。

“孬种！”他们在他们的背后骂着。他挑衅似的伸直了脖子仰起了头，双眼中露出钢锥一般尖利的冷笑。随在他们

后面叫道：

“来！想死的就滚过来吧！”

谁也不想死的。

“孬种”是他喜欢常用的字眼。虽然他的话不多，他用这俩字呼唤厂主、警察，也用来叫唤老婆。

“呸！孬种！看不到？——裤了破了！”

符拉索夫有一回想抓住儿子的头发把他拖出去，当他的儿子巴威尔十四岁时，可是他的儿子却拿起一把很重的铁锤，斩钉截铁地说道：

“别动手啊！”

“什么？”父亲一边说，一边就像阴影渐渐逼近瘦高个儿的儿子，

“足够了！”巴威尔大声说，“我再也不受了……”

他拿起了铁锤。

“好吧！……”

他沉重地吐了一口气，补充说：

“唉，你这位孬种！……”

他在这事发生不久以后，就和妻子说：

“往后甬再朝我要钱了！巴什卡能养活你了……”

“那么，你就把钱都喝光？”她大胆地质问道。

“孬种！用不着你管，我去睡婊子！……”

他并没有去睡什么婊子，然而从此直到他死，几乎两年光景，他再也没有去管教儿子，同样也没对他开口。

他养着一条和他自个一样高大而又多毛的狗。每天进厂的时候，那条狗跟着他走到厂门口，到傍晚时，再到工

厂门口去等待他回来。每到休息日，符拉索夫就到酒馆里去。他一声不响地走着，好像是在那里找人似的，用眼光扫寻着别人的脸。那条狗一天到晚地跟随在他身后拖着长毛大尾巴。喝醉了之后就回家，他坐下来吃晚饭，就用自己的饭碗喂狗，可从来也不抚弄它。晚饭后，一旦老婆不及时过来收拾碗碟，他就会把盘盏摔在地上，把酒瓶摆在自己面前，背靠着墙，张大嘴巴，闭上眼睛，用令人忧心忡忡的声音哼唱。那悲惨难听的歌声，在他唇髭间打转，震下了粘在那上面的面包屑，他用粗大的手指捋着唇髭与胡须——自得其乐地唱个不停。那歌词别人听不懂，字音拉得倒挺长，调气门儿让人联想起了冬天的狼嚎。就这样一直唱到酒瓶喝空为止，他把头埋在桌子上，或横转身子瘫倒在长凳子上，直到昏睡到汽笛拉响的时候。

那条狗也躺在了他身边。

他是得疝气病死的。他在临死前的五天，浑身发黑，双眼紧闭，咬住牙齿，在床上乱滚，时而向老婆说：

“给我拿点耗子药来，把我毒死就得了……”

医生告诉他要用粥治疗，而且说病人必须接受手术，当日就得把他送进医院。

“滚你妈的——我自己会死！……蠢种！”米哈依尔声音喑哑地骂着。

他老婆在医生走之后，流着泪劝他施行手术，但他却捏起拳头唬她，叫道：

“我好了——对你没益处！”

早上，正当汽笛叫唤着人们上工的时刻，他死了。躺

进棺材，他张着大嘴巴，可眉毛却怒气冲冲地紧紧锁着。

他的老婆、儿子、狗，以及被工厂开除了的做贼的老酒鬼达尼拉·维索夫希诃夫，同几个工人区的乞丐，参加了他的葬礼。他的老婆低声地哭了不大一会儿。巴威尔却一点都没有哭。在路上碰着了棺材的人们，都停住脚画着十字，互相地谈论着：

“那个人死了，从此彼拉盖雅可以放心啦……”

有些人更正似的说：

“不是死了，就是公毙了……”

棺材埋了以后，人们就都走开了。那条狗还留在那儿，它坐在新掘起的泥土上面，默不作声地嗅了许久。又过了几天，那条狗不知被谁打死了。

3

父亲死以后不到两个礼拜，在一个休息日，巴威尔·符拉索夫喝得酩酊大醉地回到家。他跌跌撞撞地走进门边的墙角里，如他父亲那样攥着拳头在桌子上敲着，一边呼喊他的母亲。

“拿饭来！”

母亲走近他的身边，和他并排拥抱着他，轻轻地把他的头搂入自己怀里坐下。然而他却用手推着母亲的肩反抗着，嘴中叫喊道：

“妈妈——快些吧！……”

“你这个傻孩子！”母亲制止住他的反抗，悲伤又温柔地说道。

“还有——我要抽烟，把老头子的烟斗拿给我！……”巴威尔勉强转动着不听使唤的舌头，嘟嘟囔囔地喊叫着。

这是他第一次喝酒。伏特加使他全身疲软无力，他并没失去知觉，在他脑袋里不断地涌出一类问题：

“喝醉了吗？醉了吗？”

母亲的爱抚，让他感到羞愧。她眼睛里充满着悲哀，令他的心灵倍受感动。他想哭，为了要抑止住这种想法的冲

动，他有意装出比刚才更厉害的醉态。

母亲抚摸着他那被汗水湿透的蓬乱的头发，静静地说：

“这事不是你应当做的……”

他呕吐起来了。

经过剧烈的呕吐之后，母亲把他放到床上，把一条湿毛巾敷在他苍白的额头上。他逐渐地醒过酒来，可他周身的一切和身下，都好像随波逐浪似的在那儿晃动不停。眼皮觉得很重，嘴里觉得有一种无名的苦味。胡乱地想着他从睫毛之间望着母亲宽大的脸：

“看来，对我还太早了点。别人喝了都没啥，而我却觉得恶心……”

好似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来了母亲柔和的声音。

“你要是喝起酒来，那还能养活你妈妈吗？”

他紧闭着双眼说：

“大家全都喝酒……”

母亲喟然长叹。他说得不错。她自己明白，除了去酒店，人们再没有别地方可玩了。但是，她仍然说：

“但是你不要喝！该你喝的那份，你爸爸早已替你喝光了。他叫我受苦可受够了……你也可怜可怜你妈妈，好不好？”

听着这悲伤而温和的话，巴威尔想了父亲在世的时候，家里就好像不存在她这个人似的，她老是沉默着，一天到晚地提着心吊着胆，不知什么时候不对劲儿就要挨打。巴威尔由于不愿和他父亲见面，最近一个时期很少在家，因而和母亲也疏远了些，现在，他细细地望着她，逐渐地清

醒过来。

她长得很高，稍微有点驼背，被长期劳作同丈夫殴打所折磨坏了的身体，行动起来毫无声响，总是稍稍侧着身子走路，仿佛老是担心会撞着什么。宽宽的、椭圆形的，刻满了皱纹而且有点浮肿的脸上，有一双工人区大部分女人所共有的不安而又哀愁的暗淡无光的眼睛。右眉上面有一块很深的伤痕，因此眉毛略微有点往上吊，看过去好像右耳比左耳略高一点，这给她的面孔添上了一种小心谛听动静的神态。在又黑又浓的头发里面，已夹杂着一缕缕银丝了。她整个人都显露着悲哀和柔顺。

沿着她的两颊，泪珠儿慢慢地滑下来。

“别哭！”儿子平静地说道。“给我点水喝。”

“我给你拿点冰水来吧……”

但是等她回来的时候，他已经睡着了。

她低下头看着他，站了一会儿，手里的杯子就有点颤抖了，里面的冰块轻轻地碰着杯子。把杯子放在桌上，她默默地跪在圣像的前面。

从玻璃窗外突然传来醉鬼的吵闹声。手风琴在秋天薄暮的潮润空气里，响起来了，气氛一片平和。有人大声唱着，同样也有人骂着下流话，焦躁疲惫的女人发出惊惶的叫声。

在符拉索夫家，日子过得比先前更安静、更稳当了，并且和工人区其它各家比有点不同。

他们的房子坐落在工人区的尽头一条通往池塘的，虽然说不高却很陡峭的坡路旁边。屋子的三分之一是厨房以

及用薄板隔出来的母亲的小卧室，余下来的，是一间有两扇窗子的四方形房间，一边放着巴威尔的床，门口放着几把椅子，桌子和两个凳子、放衬衣的衣柜，橱上放着一面小镜，除外还有衣箱、挂钟和墙角上的两张圣像——这就是他们的全部。

年轻人所需要的全部，巴威尔都有了：有胸甲的衬衫，手风琴，漂亮的领带，套鞋，手杖，一切他都买了。他变得和同龄人一样了，也出席晚会，也学会了加特里尔舞和波里卡舞。每当假日，他总是喝醉了才回家。早上醒来的时候，觉得胃痛、头痛，脸色苍白，没有精神。

有一次，母亲问道他：

“怎么样？晚上玩得高兴吗？”

他用一种忧郁焦躁的口气回答：

“闷得要死啦！不如去钓鱼呢，或者——去买上一支猎枪。”

他对工作很热心，既不偷懒，也不犯规。

他沉默寡言，和母亲一样一对大大的碧眼，老是不满地望着什么。他既没有买枪，也没有钓鱼，但很显然他离开了一般人所走的旧路：晚会不常去了，休息日往往到别的地方去，但是，回家时候并没有喝醉。

母亲很留心地注意他的行动，觉得儿子眼神越来越严厉，浅黑色的面孔渐渐地变尖了，嘴唇总是紧闭着，他仿佛是在对什么事生闷气，又好似有什么疾病正在耗损他的体力。从前，常有伙伴来找他，可由于总是碰不上他，大家也就不来了。